

## 南通之缘

◎金丽红



我很少出远门。我对远门的概念，其实并没有多远，就大市之外的距离，仅此，也鲜少外出。原因嘛，日常事务，一地鸡毛。

当然，生活不止眼前的苟且，还有诗和远方。

一直想着，有朝之际，待实现时间自由、财富自由，我要访遍祖国的山山水水，看江山如此多娇。

细算，纵观近二十年，我的出行真是屈指可数。在屈指可数的外出中，有一个城市，我去了不下五次。虽然每次去的不是同一个地方，但都在同一个城市。这个城市，就是南通。

我和南通，有缘，深厚的缘。

第一次去南通，二十年前，科室活动，一行十人，游玩了著名的景点——濠河。濠河，是南通人的母亲河，环绕南通老城区，形如葫芦，宛如珠链，被誉为南通城的“翡翠项链”。华灯初上的时间，我们坐游船，看濠河夜景，两岸的霓虹灯璀璨夺目，倒映在水中，宛如银河落九天。游船徐徐行，荡开一河的星辉，仿佛置身于仙境之中。

濠河的美，与我家乡苏州护城河有着异曲同工之妙，它们都是城市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，承载着城市的历史与文化，让人流连忘返。

第二次去南通，是参加亲戚孩子的婚礼，结束后，绕道，游了慕名已久的五山景区。景区由军山、剑山、狼山、马鞍山、黄泥山五座山组成。登高远眺，长江如练，浩渺无涯，令人心旷神怡。军山则以其大气磅礴、气势恢宏而著称，山上的摩崖石刻见证了南通的历史变迁和人文荟萃。剑山则以其秀美多姿、小巧玲珑而引人入胜，山上的亭台楼阁错落有致，如同一幅幅精美的画卷，让人陶醉其中。

山不在高，有仙则名。狼山，被誉为江海第一山。狼山不高，100多米，但名气大，因仙而名。传说，古时候，狼山被白狼精占据，危害生灵。狼山的开山祖师僧伽，为除祸害，来到狼山，运起法术，刹那间金光万丈，转眼笼罩全山。白狼说，您是菩萨化身，我的善根远远不及，应该离开。僧伽大圣说，一切从缘而来，你在此山修炼了几百年，就将名字留下来吧。故此山得名“狼山”。

第三次去南通，是代表单位工会，看望刚生孩子的同事。同事是南通人，为便于家人照顾，回南通生了孩子。在苏州，有个习俗，慰问或者探望，要在中午前，寓意被看望的人就像上午的太阳，永远充满活力和希望。这种说法没有科学依据，是一种祝愿罢了。实际上，上午和下午，都是可以的。当然，尊重习俗也很必要，入乡随俗嘛。

那天，我和两名同事在中午前赶到南通妇保医院。初为人母的同事，脸上洋溢着喜悦和幸福。襁褓中的孩子，粉嘟嘟，十分可爱，将来肯定是个帅哥一枚。确实，一晃十年，同事的孩子，出落成小小伙子了，又帅又酷。因是工作，时间关系，在医院和同事一番嘘寒问暖后，便匆匆返回，美其名曰“路上一日游”。虽然有些遗憾，但这次的匆匆一瞥，让我对南通又有了更深的了解和感情，爱屋及乌啊。

第四次去南通，五年前，在省作协的精心组织下，在春末夏初草长莺飞的时日，在美丽的南通如东，开展了一场以“江苏产业工人时代风貌”为主题的实践创作采风活动。

采风结束，我交了一篇5000字左右的采风报告，内容抒写的是产业工人的奋斗故事，展现他们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，以及如东丰富的物产如海鲜、纺织等，感叹当地经济发展的蓬勃景象。后来，我写的两篇散文《如东记行》和《海味如东》，先后发表于《苏州日报》。

去年十二月的一个周六，我第五次走进了南通，这次去的地方，是千年古镇海安，这里，面朝大海，鸟语花香，是江海文明的发源地。

南通，这座美丽的城市，用它独特的魅力，深深地吸引着我。每一次去南通，都有新的发现和新的感受。我相信，在未来的日子里，我还会多次踏上这片土地，去感受它的美丽和魅力。



浩浩荡荡的春意(油画)

◎闫平

## 七十年前的元宵节

◎陈志发



七十年前的那个元宵节恍若就在昨日。

那天上午，父亲从橱顶上取下兔子灯，换上新的蜡烛。我说玩腻了，今年让弟弟跟宅上的小朋友一起玩。“那你今晚玩什么？”“我要跟你去照田财。”“好好好，我的小祖宗！”他便扎了个两尺长的稻草把和一个两米长的芦柴把。看到祖母用锡箔纸折元宝，我主动凑上去学。祖母说，这元宝是化给已故亲人和土地公公的。我点点头，每只元宝都寄托着我的哀思与感恩。父亲当火头军，一只锅里煮赤豆，另一只锅子由母亲掌铲炒芝麻。待冷却后，父亲把芝麻倒入木臼里舂，舂呀舂，香气扑鼻。母亲用纱布滤赤豆去皮，把纯豆沙倒进锅里，加入红糖翻炒。

下午，母亲和祖母一起做圆子：糯米圆子豆沙馅、高粱圆子芝麻馅、荞麦圆子萝卜馅，还制作鸡鸭兔猪牛羊和卷团以及形似桃桃的点心。我配合母亲，找来了高粱籽和芦稷籽，分别装点兔子和其他动物的眼睛。我问母亲为什么做这么多品种，她说是为了斋田头。“啥叫斋田头？”我追问。母亲便娓娓道来——

从前有一个收税官叫张福德，他非常同情百姓，如果百姓一时缴不出税，就会宽缓些日子。要是真的没有能力纳税，便拿自己的钱贴补。百姓如果遇到困难，他会尽力去帮助。他每天在田埂间、小镇上奔来

跑去，为人们排忧解难。他死后，老百姓怀念张福德的好处，便在田野中风景最好的地方为他和夫人立祠，尊称他为“福德正神”。于是，世上就有了土地公公、土地婆婆，老百姓常去烧香祭拜，祈求庇佑。在农民的心目中，土地公公既没有玉皇大帝高高在上、不食人间烟火的做派，也没有诸多仙家自命清高、漠视凡间尘世的骄恣。他热爱百姓，常在田头巡游。五谷丰登、六畜兴旺由他掌握；家宅平安、添丁进口由他保障。感恩戴德的农民为了祭祀土地公公，便有了元宵节带着糯米做的点心到田间“斋田头”的习俗。

下午三点多钟，父亲坐在灶口头烧火，母亲先蒸供品，然后下圆子，屋子里热气腾腾，令我馋涎欲滴。待冷却定型后分别固定在竹枝上，插到鸡舍、鸭棚、猪圈和羊棚边，盼六畜兴旺。然后，母亲盛起3种圆子共18个，一大盘，装入香篮，父亲还带着香烛元宝，领我们向宅后头田地进发。1953年，祖父去世，棺木停于此，头向东。父亲摆好了祭祖的供品，点燃了香蜡烛，然后脱帽，毕恭毕敬地磕头，我和弟弟紧随其后，感恩祖父为我们创造了殷实的家境，感恩土地公公让我们丰衣足食！礼毕，化元宝，火光熊熊，我仿佛看到了祖父慈祥而清瘦的面容……

晚餐很简单，炒青菜，咸猪头肉冻黄豆。我吃了3个圆子，豆沙馅甜、芝麻馅香、萝卜馅爽口。吃好晚饭，我催父亲早点出去照田财。父亲便掮着芦柴把，我拿着稻草把，大步流星直奔宅后头。刚从东方升起的月亮大如铜盆，皎洁通透，吴刚伐桂的影子十分清晰，我无心观赏。到了自家田地，父亲用火柴点燃了稻草把，教我怎么舞动，然后点燃芦柴把掼起来。我手舞足蹈，跟着父亲一起呼唤：“田财田财，大家发财！”此时，民沟东陆家伯、民沟西黄家叔不约而同赶来照田财，“田财田财，大家发财”声，东西三宛此起彼伏，蔚为壮观。

回家后听说西宅上有人请坑三姑娘，于是直奔黄家宅。原来是董木匠在占卜。只见他和搭档双手扶着一只倒扣的簸箕，簸箕里固定着一只筷子，在铺着薄薄一层米的桌面上不规则地移动，口中念念有词，约莫过了刻把钟时间，移开簸箕，董木匠看了看米的图像，兴奋地宣布：“今年风调雨顺，麦子、棉花大丰收！”全场欢呼雀跃。

我和几个小伙伴离开黄家宅，新狗阿哥见民沟沿上有一片茅柴未割掉，就掏出火柴点燃茅柴，噼里啪啦，声音像放小鞭，火光映红了张张笑脸。

忽然有人发现河南埭上红灯高悬，我们便赶去看个究竟。只见一根大碗口粗的毛竹挺立在场心里，听主人高伯伯介绍，有十几米高，顶端有根短横木，横木上拴着个滑轮，红灯笼就是通过滑轮吊上去的。我抬头仰望，啊，小帽子掉地上了！我和伙伴们围着毛竹竿欢蹦乱跳。月亮渐渐向红灯靠近，这红灯与月亮相映生辉的美景，永远定格在我的记忆深处……